
广义叙述学 ● ● ● ● ●

永久陌生化：伊韦尔森的非自然叙述理论*

王长才

摘要：伊韦尔森对非自然叙述的界定具有实用性的倾向，最初以“具体文本中场景、事件与故事世界的规则有难以解释的冲突”来界定，后来将“非自然”视为一种修辞手段，而非一种特定文类，扩大了所涵盖的范围，也因此造成非自然特性被稀释甚至被消除的风险。伊韦尔森反对阿尔贝将非自然叙述自然化的阐释方式，强调非自然叙述是“永久陌生化”。伊韦尔森还提出“难以媒介化的经验性”和“没有媒介化的经验性”等概念，对提倡自然叙述学的莫妮卡·弗卢德尼克以“体验性”为叙述规定性的观点提出了质疑。此外，他还就非自然意识指出了认知叙述学框架的某些局限。

关键词：非自然叙述，非自然叙述理论，永久陌生化，非自然意识，伊韦尔森

Permanent Defamiliarisation: Stefan Iversen's Unnatural Narrative Theory

Wang Changcai

Abstract: With his pragmatic tendency, Stefan Iversen initially defines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非自然叙述学研究”(16BZW013, 已结项)阶段性成果。

“unnatural narrative” with reference to the unexplainable clash between scenarios or events and the rules governing a storyworld in a specific text. However, he regards “the unnatural” as a rhetorical device rather than a specific genre, which enlarges the scope of the concept and thus poses the risk of diluting or even eliminating the unnatural. Iversen opposes Jan Alber’s interpretation of strategies as a naturalisation of unnatural narrative and stresses that unnatural narratives are “permanent defamiliarisation”. In putting forward the notions of “demediated experientiality” and “unmediated experientiality”, Iversen also criticises Monika Fludernik’s views on experientiality and narrative, with her advocacy of natural narratology. In addition, he points out some of the limitations of the cognitive narratological framework with regard to unnatural minds.

Keywords: unnatural narrative, unnatural narrative theory, permanent defamiliarisation, unnatural minds, Stefan Iversen

DOI: 10.13760/b.cnki.sam.202401006

“非自然叙述理论”（unnatural narrative theory）或“非自然叙述学”（unnatural narratology）是近年来后经典叙述学中发展较为迅猛的分支之一，相关成果接连涌现，是西方叙述学界持续的学术热点，在国内学界也引起了一定呼应。其内部立场并不统一，尚未达共识，也有颇多争议，且存在一些误解。本文聚焦于国内尚未得到足够关注的丹麦学者斯特凡·伊韦尔森（Stefan Iversen）的非自然理论，从其对非自然叙述的界定、非自然叙述的效果、对自然叙述学的质疑、非自然意识等方面进行讨论。

一、偏向修辞立场的界定

斯特凡·伊韦尔森任教于丹麦奥胡斯大学美学与传播系，他有多种关于非自然叙述、早期现代主义、叙述修辞和见证文学的著述，与人合编文集《为什么研究文学》（*Why Study Literature?*, Aarhus University Press, 2011）和《叙述虚构中的奇怪声音》（*Strange Voices in Narrative Fiction*, de Gruyter, 2011）等。他是“现代文学理论”（*Moderne litteraturteori*）系列丛书的共同主编，并主持每年在奥胡斯大学举办的国际叙述理论暑期项目（the Intensive

Programme in Narratology, <http://www.ipin.dk/>)。他与布莱恩·理查森 (Brian Richardson)、扬·阿尔贝 (Jan Alber) 和亨里克·斯科夫·尼尔森 (Henrik Skov Nielsen) 一起发起了“非自然叙述学”的运动, 并几次联名发表文章回应所遭受的质疑, 也有多篇论文参与非自然叙述理论的讨论。他与其他非自然叙述学家的观点有共性, 也有明显分歧。

伊韦尔森最初对非自然叙述的明确界定是: 主导故事世界的规则与其中发生的情况或事件之间存在难以解释的冲突的叙述 (Alber et al., 2012, p. 373)。这样的界定与阿尔贝以现实生活的参数作为衡量标准的界定明显不同。按照阿尔贝的看法, 只要存在着物理、逻辑和人力属性上的不可能, 就是非自然叙述。而对于伊韦尔森来说, 如果故事世界的设定是一个魔法世界, 而其中发生的情况符合这一设定, 那么它就不属于非自然叙述。这样的界定将通常的神话、寓言、传奇、童话故事、科幻小说等常见文类排除在非自然叙述之外, 比起阿尔贝的定义, 大大缩小了范围, 被排除的部分也大致相当于理查森所说的非模仿叙述^①。

在伊韦尔森看来, “非自然是与具体叙述所规定的自然性相对照的非自然, 而不是与某种统一的自然性相对照, 不管那是什么” (Iversen, 2013, p. 98)。即确定“非自然”要落实到具体文本中, 也就是文本中的事件、场景与该文本的规则 (自然性) 相冲突, 从而构成非自然, 而不是基于与某种统一、确定的自然性相对照的非自然的特性。因而伊韦尔森的“非自然叙述”具有一定的动态性, 也暗含了一种实用主义的倾向, 后来伊韦尔森又进一步扩大了这种倾向。

在2016年《文体》(Style) 杂志“非自然叙述理论”特辑中, 伊韦尔森提出了更激进的观点: “与其把非自然叙述说成是一种特定类型的虚构叙述, 一种自主创新的或实验性的文本, 我们可以考虑用实用主义的方式把非自然作为一种修辞手段来谈论, 这种修辞手段由产生意义的存在过程的关联来界定, 而不是由与存在的文本或诗学的关系来界定。” (Iversen, 2016, p. 455) 这一说法更强调非自然叙述作为修辞手段的性质, 而非特定的叙述文类, 因而扩大了涵盖范围。非自然叙述不仅包括典型的先锋文本, 还可以涵盖传统

^① 理查森对非自然叙述的界定是指与“模仿的”和“非模仿的”(non-mimetic) 叙述相区别的“反模仿”(anti-mimetic) 叙述。模仿叙述是以似真性为目标的非虚构叙述或与之相似的现实主义的虚构作品。非模仿叙述是指童话、寓言、超自然小说、幻想作品、经典科幻小说等叙述, 它们在模仿叙述基础上增加了超自然成分。而非自然叙述是包含着明显的反模仿事件、人物、背景、框架的叙述。(王长才, 2021, pp. 113 - 114)

叙述中局部的非自然，也可以涵盖典型叙述之外的诗歌、日常交流或广告、政治等其他形式的公共修辞话语中的非自然现象。他举了一则“小狗猴宝宝”（puppymonkeybaby）的电视广告为例，在这则广告中出现了小狗的头、猴的身体，穿着纸尿裤的婴儿屁股和腿组合成的奇怪动物，以暗示饮料由汽水、果汁、咖啡三种成分混合而成。这种现实中不可能的动物在广告的修辞语境中承担了特别的功能。伊韦尔森认为，他的界定比起理查森的看法更有优势，避免了依赖模仿叙述的麻烦，也更容易去描述和讨论非自然的不同功能，还将文本特征和阅读效果相结合，使得讨论文本中局部和整体上的非自然以及文学作品之外的非自然要素成为可能（p. 460）。

在笔者看来，伊韦尔森的新界定尽管扩大了非自然的范围，但被纳入其中的对象过多，以致非自然叙述的特性被稀释，甚至被抹杀。比如，在上述广告例子中，这个“小狗猴宝宝”的组成部分与所推广产品的配料构成对应，并没有与主导其故事世界的规则相冲突，仅仅起到夸张的效果，将其当作非自然因素，会令人产生“到底什么是非自然”的困惑。在笔者看来，非自然叙述的确承担了修辞功能，但如果仅仅将它当作一种修辞手段，就会将它纳入主流模仿框架之中，其独特性面临被消除的危险。伊韦尔森将非自然视为一种修辞手段，在某种意义上消解了非自然叙述的特性，与最初倡导超越模仿模式的初衷有了较大的偏离。

二、永久的陌生化

虽然伊韦尔森的定义前后有些矛盾，但在如何解释非自然叙述方面则与理查森、尼尔森等理论家保持一致^①。尽管伊韦尔森认为由心智哲学、认知语言学和认知心理学等领域发展起来的认知叙述学对实际心理如何运作的知识有助于理解叙述，但他对阿尔贝毫无保留地拥抱认知叙述学、将非自然叙述再自然化的做法^②持反对态度：“在我看来，对叙述采取全面的认知方法，坚持将有些叙述设法捕捉到的心灵、事件和情景的令人不安、惊异的异界幻象（otherworldly visions）完全重新自然化或重新认识，一个其固有的主要局

① 在如何解释非自然叙述的问题上，大致可分为两类，理查森称为内在论与外在论两大阵营，前者包括理查森、尼尔森和伊韦尔森，强调非自然叙述的特殊性并在阐释中保持这种特殊性，后者以阿尔贝为代表，将非自然叙述自然化是其最终目标。（Richardson, 2015, p. 19）

② 扬·阿尔贝（Alber, 2016, pp. 47-57）提出了非自然叙述的九大阐释策略，其中，前八种都是将非自然叙述“自然化”。（王长才, 2021, pp. 110-127）

限性是，它有降低这种叙述的情感力量和共鸣的风险。”（Iversen, 2013, p. 96）伊韦尔森认为，在解释非自然叙述时，不能将它翻译、转化为自然的叙述，而要保持非自然的特性，为此他改造了什克洛夫斯基的“陌生化”概念。

“陌生化”概念是俄国形式主义理论家什克洛夫斯基在《作为手法的艺术》中提出的概念，指艺术采用陌生化的手法，增加感觉对象的难度和时间长度，从而使人感觉到事物，而不仅仅是知道事物。什克洛夫斯基的“陌生化”更偏向于形式，对象本身相对不重要。因为最终能够感知对象，这一被延长的感觉过程本身就成为更值得玩味的审美过程。伊韦尔森则提出“永久陌生化”（permanent defamiliarization）的概念，指的是“给受众带来不断抵制着人们认识的无法解决的谜语，以及永久的不可识别性”（Iversen, 2016, p. 460）。它不同于什克洛夫斯基的界定，陌生化在他看来并不仅仅是延迟感知的过程，而是一直保持着陌生感。另外，在什克洛夫斯基那里，陌生化是与艺术联系在一起的，甚至是艺术的本质性特征，而伊韦尔森的陌生化则不限于艺术，他所认定的非自然叙述更为宽泛，比如，在某些具有挑战性的自传叙述（比如创伤叙述等）中，非自然因素也可能会出现并发挥重要作用，也会形成这种“永久陌生化”。

伊韦尔森将非自然叙述视为一种“永久陌生化”，与什克洛夫斯基的原初定义有区别，突出了非自然叙述并不能轻易被自然化的特性，对于我们把握非自然叙述有一定启示。但是，陌生是一种主观感受，“永久陌生化”是否可能？在笔者看来，再新奇、古怪的现象反复出现之后，都可能失去陌生感，变得司空见惯，成为什克洛夫斯基所说的“自动化的过程”，读者接受时也不再有新奇感、震惊感。那么，当非自然叙述成为读者所熟悉的规约，不再有陌生感时，这种“永久陌生化”的性质是否会变化呢？另外，伊韦尔森强调修辞属性的说法似乎也与这一界定有抵牾。比如，上述“小狗猴宝宝”广告的例子中，观众很容易接受广告的预设，并将这一奇怪动物的三个组成部分与饮料的成分对应起来，显然也很难属于“无法解决的谜语”“永久的不可识别性”。

三、对弗卢德尼克自然叙述学的质疑

叙述与意识（mind）的关系是认知叙述学的核心问题。按照伊韦尔森的归纳，有四个方面产生了重大影响：

(1) 对叙述而言，意识更重要。通常所称意识理论—方法 (Theory of Mind-approaches) 不仅帮助我们理解叙述是如何运作的，而且还解释了它之所以如此毫不费力地运作是因为我们在与他人的日常互动中习惯于读解意识。(2) 意识是建构的。意识在阅读过程中是被建构的，这一见解将重点放在读者和读者所依赖的文本线索上。(3) 叙述中的意识有更多的意义。读者对思想的重构，比传统的方法更需要借助叙述中的数据。(4) 意识对于叙述是至关重要的。在莫妮卡·弗卢德尼克的《走向“自然”叙述学》(Towards a “Natural” Narratology, 1996) 中，有一种最早、也是最有影响力的表述，即必须将体验着的意识视为叙述的一种构成要素。在弗卢德尼克所说的“自然叙述学”中，体验着的意识的唤起，或如她所说的经验性 (experientiality)，被视为建立叙述性的必要和充分标准。(Iversen, 2011, pp. 89 - 90)

在伊韦尔森看来，这些讨论的基本前提是：“叙述对人类经验进行编码的能力和读者对所再现经验进行解码的能力是绝对的，它们根据自然或原型参数进行操作，这些参数来自我们（作为与其他自我共存的自我）的日常经验。”(Iversen, 2011, p. 90) 弗卢德尼克倡导的自然叙述学将确定叙述的标准归结到“经验性”上，并由此重新审视叙述相关问题。在自然叙述学看来，如果将某个对象视为叙述，它就总会让读者从中认识到经验性，并且这种经验总是能够被认知 (p. 90)。但有些叙述所呈现的故事世界和叙述行为与我们通常认为在正常的、典型的或自然的逻辑原则下行为的经历不同，“一些经验可能超出叙述的理解范围，而一些叙述呈现出的经验可能无法被认为是我们通常所说人类意识的一部分”(p. 93)，从而对传统意识的模式和参数提出了挑战，使经验性陷入了某种危机。在《“在熊熊火焰中”：非虚构叙事中的经验性危机》一文中，伊韦尔森讨论了大屠杀幸存者的自传性非虚构叙述。在有创伤记忆的叙述者回忆过去时，他所经历的事件和对事件的叙述之间产生了分裂，引起记忆的分裂，进而又引发叙述者自我的分裂。因而大屠杀叙述幸存者所呈现出的意识是破碎的、不连贯的，如果将这种非常规的意识状态在读者接受的叙述化过程中简化为一个意识，就忽略了这些叙述的特性。读者需要清楚地意识到其中缺少统一的声音，意识到叙述主体内部的分裂与冲突。这种令人不安的意识状态，使人们无法将讲述主体与经验主

体统一起来, 只能看到一些破碎的痕迹, 而根本无法采取叙述的形式^①。这种文本对于弗卢德尼克判断叙述的规则“意识的中心性”(the centrality of consciousness) 提出了挑战。而大屠杀叙述的回忆经常会出现重复讲述、遗漏和中断讲述又继续等情况, 对事实的回忆和噩梦、幻觉混合在一起, 因而也超出了自然的时空框架, 与弗卢德尼克判断叙述的规则“具体性”(specificity) 相背离。伊韦尔森提出了两种特别的“经验性”。“难以媒介化的经验性”(demediated experientiality) 和“没有媒介化的经验性”(unmediated experientiality)。“难以媒介化的经验性”通常发生在既让读者进行意识的重新建构而又阻碍它重建的叙述中, 也就是同时引起相互排斥的经验性框架。就像在贝克特的某些文本中, 读者知道其中有一些符号意义, 但不能将它们归结到某个明确主体的经验中。“没有媒介化的经验性”是指正在媒介化的意识无法捕捉或把握所叙述的事件, 在对创伤性事件的叙述中经常会出现。有些事情已经经历过了, 但经历的是什么, 如何经历的, 叙述主体并不清楚。从意识和媒介化的关系来说, 前者是符号大于生活经验, 后者是生活经验大于符号 (Iversen, 2011, p. 102)。显然, 这两种特殊的经验性形态与弗卢德尼克对“经验性”的讨论有很大的差距。伊韦尔森通过对大屠杀幸存者的自传回忆文本的分析指出, 这样的文本对自然叙述学的经验性提出了挑战。如果只采用自然叙述学的框架, 尽管可以理解其中的大部分, 但我们不能把握其特殊性。由此可见, 伊韦尔森也主张将自然叙述与非自然叙述区别开来, 分别采用不同的阐释框架。这一立场与理查森是一致的。

四、非自然意识

伊韦尔森曾以三个故事为例说明什么是非自然意识。第一个故事, 一个人醒来变成了甲虫, 有着人的意识, 而这一切发生在梦中。第二个故事, 一位性格温和的科学家变成力大无穷的绿巨人。第三个故事, 就在像我们所身处的世界中, 一个人醒来变成了甲虫, 外在样子已不是人类, 但保持人的意

^① 美国叙述学家 H. 伯特·阿波特 (H. Porter Abbott) 提出的“不可读的意识”(unreadable minds) 与此情况类似。他认为面对这种不可读的意识有三种回应方式, 通用模式 (the generic stereotype, 即将奇怪意识解读为疯狂意识)、催化剂 (the catalyst, 奇怪意识的功能是激发起另一个角色的特征) 和符号 (the symbol, 将奇怪意识读作隐喻或寓言)。三种情况可以一起发挥作用, 但只有第一种解读是对人类意识的再现。他认为当“不可读的意识”被接受为不可读时, 会引起焦虑和好奇, 唯有在此时, “不可读的意识”存在的价值和效果才是最佳的。这一点, 与努力让不可读的事物有意义、得到解释的扬·阿尔贝的立场有明显不同。(参见 Abbott, 2013, pp. 123 - 146)

识。三个例子的相似之处在于，都向读者呈现了在现实世界中不可能出现的身体和意识的组合，但我们对这三个故事的阅读方式是不同的：第一个故事中的变形是在梦中，并没有真正发生，因而是自然的故事；第二个故事中的变形不可能在现实生活中出现，但借助动作英雄漫画的文类规约，这种意识可以被自然化；第三个故事中，对这种由生理上不可能的变形产生的意识，读者无法借助文本内外的线索加以自然化或规约化。在伊韦尔森看来，第三种故事中的意识，就是非自然意识：“非自然意识是一种呈现出的意识，其功能或实现违反了主宰其所处可能世界的规则，其方式是抵制自然化或规约化。”（Iversen, 2013, pp. 96 - 98）显然，伊韦尔森对非自然意识的界定与其最初对非自然叙述的界定相一致，强调了文类和规约概念，从而将第二类故事排除在非自然意识之外。

伊韦尔森着重探讨了变形人类的意识（the mind of the metamorphosed human）。变形是古老的文学题材，从古至今，从奥维德《变形记》等各种神话到童话、幻想故事、科幻小说等，有大量的作品中都存在着变形。在伊韦尔森看来，其中大部分变形都是叙述的可能世界所设定规则的一部分。而卡夫卡的《变形记》、威廉·S·巴勒斯（William S. Burroughs）的《裸体午餐》（*Naked Lunch*）、玛丽·达里厄塞克（Marie Darrieussecq）的《母猪女郎》（*Pig Tales*）等作品中的“现代人类 - 动物 - 变形的意识”的情况则相反，它们是非自然与非规约化的，“本该没有人类意识却出现了人类意识；一种意识拥有此前身体欲望和信仰的记忆以及新身体带来的新的冲动和经验”（Iversen, 2013, p. 106）^①。对于这类非自然意识的理解，伊韦尔森认为认知叙述学的工具在结构和接受层面有着宝贵的帮助，但将统一的意识再现理论建立在意识理论（Theory of Mind, 简称 ToM）基础上则存在着一定的弊端。意识理论“可以帮助阐明是什么让这些叙事变得非自然，但它们的非自然仍然难以被完全翻译、规范化或识别”（p. 110）。

认知神经科学家西蒙·巴伦 - 科恩（Simon Baron-Cohen）1995年在《意识障碍：关于自闭症和意识理论的论文》（p. 3）中提出了关于“读解意识”（mindreading）的进化和发展模型，他认为，“我们一直在读解意识，毫不费

^① 伊韦尔森也提及“不可能的意识”，并视其为非自然意识的一种：“不可能的意识是一种在生物上或逻辑上不可能的意识，例如能读他人意识的意识、死者的意识、极端的跨层意识、没有可容身硬件的意识。”但是他又以绿巨人为例说明这种“非自然意识”通常可以由文类的知识而规约化。能够由文类而规约化的不可能意识为何又被称为非自然意识，对此伊韦尔森没做进一步解释，似乎与他对非自然叙述的界定有矛盾。（参见 Iversen, 2013, p. 104）。

力、自动地，而且大多是无意识地在读解意识”。这种“读解意识”活动是我们解释、预测和参与社会行为和交流的自然方式。如果我们不能把思想、欲望、知识和意图等精神状态归于他人，我们就无法理解他人的行为和意图。自闭症儿童正是由于“读解意识”能力的损伤才形成意识障碍。认知叙述学家们受此启发，将意识理论与文学理解关联起来。美国肯塔基大学的认知叙述学家丽莎·詹赛恩（Lisa Zunshine, 2006, p. 10）认为，我们之所以能够理解文学，就是因为我们具有读解意识的能力，使得我们赋予本来只是语言塑造出的“人物”以各种潜在的想法、感觉和欲望，然后从种种线索中猜测他们的感受，预测他们可能采取何种行动。由此，阅读小说也可以帮助人们训练认知能力。意识理论认为，人在处理真实意识和虚构意识时遵循同样的原则。这也是认知叙述学家的基本立场，比如大卫·赫尔曼（David Herman）就主张对虚构和非虚构叙述中意识的再现和接受采取统一的方法。但在伊韦尔森看来，这种认知叙述学的观点，在处理与真实意识运作相似的叙述作品时是令人信服的。但“偏离、破坏或颠覆我们民间心理能力的规范或规则的叙述”对此构成了挑战（Iversen, 2013, p. 103）。他以《母猪女郎》为例加以说明。这部小说记述了一位年轻漂亮的姑娘变形为一头猪的荒诞故事。和《变形记》类似，《母猪女郎》的主人公也经历了从人到非人的动物的变形，并且在变形之后仍然保持着此前人的意识，并由于身体的变化而产生了在泥里打滚之类的新愿望。伊韦尔森指出，主人公有能力将各种心理状态归因于他人，但她经常并不这样做。更引人注目的是，小说中几乎没有他人将欲望或信仰归于主人公的段落，使作为内在现象的意识和作为社会现象的意识之间有了错位，因而，显示了认知叙述学家艾伦·帕尔默（Alan Palmer）的归因理论（attributions）和人际意识（intermental minds）框架的局限性。

在笔者看来，意识本身就是一个尚未被认清的领域，包括各种形态，尤其因为有梦和无意识、潜意识的存在，作品中各种特殊意识，也往往可以被归结为被再现的某种意识状态。伊韦尔森对非自然意识的界定似乎并不清晰，《变形记》和《母猪女郎》中的变形也可以被视为一种寓言，从而可以像第二类故事一样得到解释。在《母猪女郎》中，人们没有将欲望和信仰归于主人公，是因为在他们眼中，主人公只是母猪，并不具有人的意识，或者他们故意否认她有意识。就像卡夫卡《变形记》中父亲、妹妹对格里高尔态度冷酷，原因之一也是在他们眼中，变形的格里高尔只是可怖的甲虫，而不再是自己的家人。进一步讲，这种冷酷和是否变形关系不大。在带有歧视性色彩的任何叙述中，被歧视的一方通常都得不到应有的理解和尊重，因而在外在

意识表现和真实的内在意识之间必然存在着错位。甚至，没有归因，也是一种特别的归因，即将空白的意识归之于某个本来丰富的内心意识。这种错位、无视、误读本身就值得认真讨论和思考，变形只是以一种更为夸张和醒目的方式将人与人之间的隔膜与无视、误解更具象地呈现出来而已。诚然，认知叙述学将认知科学的成果应用于叙述研究，往往对虚构叙述和非虚构叙述并不做区分，以真实世界的规则与逻辑去讨论故事世界，在处理特定的非自然叙述时，往往会出现问题，但是，就意识而言，再复杂和奇怪也都可能是对某一种意识的再现，且都能在现实世界的意识中找到影子，这种“非自然意识”与几种非自然叙述的界定似乎并不容易整合起来。

结 语

伊韦尔森对非自然叙述的界定具有实用性的倾向，最初他以“与主导故事世界的规则有难以解释的冲突的场景和事件”来界定，并将确定非自然叙述的依据落实到具体文本中，具有一定动态性。后来他又将非自然视为一种修辞手段，而非一种特定文类，扩大所涵盖的范围，但也因此造成非自然的特性被稀释甚至被消除的风险。伊韦尔森反对阿尔贝将非自然叙述自然化的阐释方式，强调非自然叙述是“永久陌生化”。伊韦尔森还提出“难以媒介化的经验性”和“没有媒介化的经验性”等概念，对提倡自然叙述学的莫妮卡·弗卢德尼克以“体验性”为叙述规定性的观点提出了质疑，主张非自然叙述与自然叙述要采用不同的阐释框架。此外，他还对非自然意识进行了探讨，指出了认知叙述学框架的某些局限，但因为意识本身的复杂性，是否可以在非自然叙述的意义上讨论非自然意识，似乎还可商榷。

引用文献：

- 王长才 (2021). 非自然叙述学. 叙事研究, 3, 110 - 127.
- Abbott, H. P. (2013). *Real Mysteries: Narrative and the Unknowable*. Columbus: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Alber, J., et al. (2012). What Is Unnatural about Unnatural Narratology?: A Response to Monika Fludernik. *Narrative*, 20, 3, 371 - 382.
- Alber, J. (2016). *Unnatural Narrative: Impossible Worlds in Fiction and Drama*.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 Baron-Cohen, S. (1995). *Mindblindness: An Essay on Autism and Theory of Mind*.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 符号与传媒 (28)

- Iversen, S. (2011). "In Flaming Flames": Crises of Experientiality in Non-Fictional Narratives. In Alber J. & Heinze R. (Eds.), *Unnatural Narratives-Unnatural Narratology*, 89 – 103.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Inc.
- Iversen, S. (2013). Unnatural Minds. In Alber J., Nielsen H. S. & Richardson B. (Eds.), *A Poetics of Unnatural Narrative*, 94 – 112. Columbus: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Iversen, S. (2016). Permanent Defamiliarization as Rhetorical Device; or, How to Let Puppymonkeybaby into Unnatural Narratology. *Style*, 50, 4, 455 – 462.
- Richardson, B. (2015). *Unnatural Narrative: Theory, History, and Practice*. Columbus: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Zunshine, L. (2006). *Why We Read Fiction: Theory of Mind and the Novel*. Columbus: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作者简介:

王长才, 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 主要从事叙述学研究。

Author:

Wang Changcai,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chool of Humanities at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 His research field is narratology.

Email: Wang_changcai@163.com